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寂寞中的愉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寂寞中的愉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5061170

10位ISBN编号：7215061175

出版时间：2007-7

出版时间：河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金梅

页数：30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寂寞中的愉悦>>

前言

《寂寞中的愉悦》即将出版，这是金梅的第十五本书，一本叙述孙犁一生阅读之路的传记。
他嘱我写序，几乎没有犹豫，就答应。
不料真动笔，却心底起浪，一时不知由哪说起。
屈指算来，认识金梅时，他四十几岁，我不到三十。
交往延续至今，未曾有过间断。
通常说，人与人之间，相识容易相知难，而最初的接触，往往奠定日后往来的基调。
记得第一回去《新港》编辑部，因这里曾是颇有影响的文学要塞，不免胆怯。
走进新华路上的老洋楼，踮脚前行，木地板仍被踩出嘎嘎的声响。
我要找的编辑不在，初次见面的金梅，看罢我送上的一篇杂文，点头说好，将稿留下。
告别时，我拜托他将稿子转交那位熟人。
他神色依然，“可以可以”地应着，并送我下楼。
事后才晓得，金梅是刊物负责人之一，杂文终审就归他。
、但他丝毫不在意陌生作者的“目中无人”，很快将稿子发了出来。
两年后，我从部队转业到《新港》，与金梅做了同事。
方知金梅是上海人，曾就读北大中文系。
那时编辑部实行坐班制，所有人几乎朝夕相处。
便见金梅每天埋头做着两件事，上班读别人的稿，下班写自己的书。
他的学养，他的责任心，他的刻苦精神，皆受到众人认可和尊敬。
时间长了，慢慢知道，金梅性格内向，无关之事从不参与。
突然有一次，他却表现出很强的主见，令人十分意外。
当时一位同事申请入党，受父亲牵累，久拖无果。
其父于抗战中中弹身亡，一说遭日本人射杀，一说被八路军击毙。
夺命的子弹虽只一枚，可由谁射出，性质迥异。
因岁月久远，想弄清枪手面目，事实上已无可能。
如此难题，使该同事几乎绝望，与人谈心常至哽咽。
其境况，令人同情却无奈。
这时唯有金梅，站出来替他说话，又恰逢政治气氛开始改善，此君终于了却夙愿。
20多年过去，金梅仗义执言的神态，仍历历在目。
绝大多数时候，金梅都过着平静的日子。
但他并未身处真空，文坛上一些闲言碎语，非他所愿，时来做无聊的造访。
他多当耳旁风，误会任其误会，闲言任其闲言，一味地独善其身。
走进他素朴的家中，给入印象深的，是书房里四壁旧书，满架满柜，泛出一种特殊的黄，似乎映衬出金梅读书岁月的沧桑，这很容易叫人受到感染，超越你长我短的计较，平息心中过分的欲念。
熟悉他的朋友，无不信服金梅做学问，跟他做人一样平静。
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块，他静心修行，体会尤多。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异军突起，以重视出版现代文学学术专著闻名于学界。
光是有关叶圣陶研究的书稿，该社就收到数部，可谓群芳争艳。
金梅写的三十万字的《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》最终脱颖而出，绝非侥幸，自有与他人不同处。
金梅治学，毫不夸张，是称得起“筚路蓝缕”的。
而时下的文论圈中，这四字已日渐贬值，随处招摇，成为急功近利之徒相互奉承的礼品。
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，区别于众多活跃分子，金梅颇有独到的收获。
前者属于追踪型评家，几乎是创作前脚走，评论后脚撵，刚看个开头，或只读个结尾，便洋洋洒洒，点评得有板有眼。
其中拔尖角色，仅据一个书名，就敢宣告“震撼”之作问世。
此类鼓手，长袖善舞于文坛，人气指数如春节前后的火车站。

然热闹归热闹，其致命伤却是胎中带来。
季节一过，风向变易，倡导已不再是最初那个倡导，时兴已不再是先前那个时兴。
即使有机会结集出书，翻检旧作，已多悖时宜矣。
而金梅属于学问型评家，单看他评说的对象，肯定不是谁红去追谁，即使偶或撰写应邀的时文，也会表现出别一番品相。
二者的区别，表面看隔着一层纸，究其实差着几重山。
金梅前后曾花四五年时间，与二十多位作家通信谈创作。
作家个个实力派，但人人回函不敷衍。
每组通信探讨艺术规律，解剖写作实际，良友诤友，列优指谬，全然不见廉价的吹捧与高蹈的忽悠。
通信合集《文学奥秘的探寻》出版后，遍获好评。
多年后再读此书，丝毫不觉年代的隔膜，仍处处窥见其真知灼见。
金梅这般佳构频出的高效状态，望尘者多，超越者少，为人称道，亦引入嫉羡。
　　1988年年初开始，金梅遇尴尬，前后一两年。
像他那样处逆境而安之泰然，文人通常是不易做到的。
但见金梅不声不响，沉穗如常。
两年多过去，拿出一部甚有分量的《傅雷传》。
傅雷是他老乡，为傅作传，已存念多年，惜无时间。
今日赋闲，虽属歪打正=着，但得到的成全实实在在，内心里感激都来不及，哪还说得出一个“怨”字。
这本书很快由南方一家出版社出版，细水长流地卖着，数年间不知加印了多少回。
奇怪的是，该书责编每次来信都诉苦，说书积压库中，上司不悦，弄得他如何狼狈之类。
但更奇怪的是，这本书一边“积压”着，又一边加印着。
我们知道后都不平，建议他与这种伙伴快分手。
金梅却并不真生气，始终容忍着对方的抱怨与加印，也连同容忍着每次再版后的一点点“印数”稿酬。
　　历经数十载学术生涯，金梅与孙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
他学习孙犁，研究孙犁，撰写或选编与孙犁直接相关的专著，已有五六部出版。
据我所知，多年间孙犁凡有选购书刊、查找资料的琐事找他，他必是有求即应，及时办妥，故而他与孙犁的个人情谊甚好。
但遍寻金梅的文章，你根本闻不出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类味道。
他是他，孙犁是孙犁，尽管熟稔，却从不炫示热络，从不借以参照，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。
　　曾有一段时间，一群热心者树孙犁为旗，划冀中为圆，幻化出一个“荷花淀派”。
其做法附会，显而易见。
大凡作家的归类，须遵循内在逻辑，经历、观念及其题材、风格等，必是不可或缺的要件。
孙犁的非凡不容置疑，但一位孙犁，焉能成派？
搜寻孙犁之外，有谁悟得孙犁的韵味，又有谁识得孙犁的气象？
仅仅东施效颦，描画一二村妇、三五芦苇、八九荷花，便认定为孙犁麾下，岂不牵天下之大强也。
唯文学之事，独一无二的才值钱，流派愈多愈好，同伙愈少愈妙；每个写手都成为异于他者的孤家寡人，则更是妙上加好。
纵观“荷花淀派”的营造过程，听不到金梅什么声音，孙犁本人也未见得领情。
细想想，这是绝非偶然的巧合。
　　金梅不善交际，但对于别人所托，从来都上心去做。
这么多年，我时常有事麻烦他，总获他倾力相帮。
唯有一事，让金梅为难，没有办成。
我在天津多年，不曾见过孙犁，老以为反正同居一城，迟早都有机会。
后来听说孙犁患病，才萌生急迫，请求金梅引见。
但因孙犁病情反复，一直未得探视。

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，在总医院高干病区，随单位慰问小组，我终于走近孙犁病榻。
是时老人已少神智，令我久久注视，鼻子发酸，生出无数感伤。
　　孙犁去世，给金梅沉重一击，茶饭不思，恍惚多日。
一个艳阳天，他打开《孙犁文集》，开始逐篇重温。
读书竟有先难料到的结果，他发现，自己对忘年之友孙犁的仰慕之情，对老师孙犁的敬畏之心，丝毫未随孙犁的辞世而平息。
接着的念头是，趁着精力允许，再写一本书，继续解读总也体味不尽的孙犁。
有一天，我去看他，他说起新书的构思：“而今传记少变化，我想做点尝试，写孙犁，基本不涉及他的创作，主要记叙他的读书，从小时到去世，贯穿一生。
”听他如此一讲，我知道此事绝非轻而易举，付出昂贵的心血成本将在所难免。
但金梅既然已将图纸设计出来，工程的竣工自是可以期待。
于是，我仿佛看到了这本书的模样：角度的新颖是一定的，资料的丰富是一定的，内容的可读是一定的，对孙犁研究的独特建树，也必然是一定的。
　　去年春末某日，金梅电话告我，他的眼疾加重，需动手术，言语中不胜其烦。
对他来说，读了几十年的书，写了几十年的字，靠的就是这双眼。
而今眼睛出毛病，打破的是他几十年的生存秩序，其内心惆怅可想而知。
他尤其悲观的是：耽搁下去，为孙犁写传怕是完成无望了。
　　谁也不曾想到，经过手术，金梅的眼疾基本得以康复，这真叫老天有眼。
新著未完的一多半篇幅，也补写得出奇顺手。
有这圆满的结果，朋友们都真诚地替他高兴。
　　金梅接近、学习、研究孙犁的时间，往回可以直推四十多年。
其时孙犁尚无后来的声望，由此可见金梅与世故、功利无缘。
仅从这点上说，这本书值得信赖，值得阅读，值得收藏，值得推荐。
　　2006年12月5日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《寂寞中的愉悦：嗜书一生的孙犁》作者金梅先生，研究孙犁作品四十余载，并亲炙其教诲。对孙犁的读书生活，他既在高处观察，又在近处打量，举重若轻，举轻若重，记录了其买书、谤书、理书、品书的酸甜苦辣，打开了孙犁精神世界的千门万户。
孙犁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。
其清新、隽永的篇什，沉郁、凝重的文字，折射出社会春秋之变，历史阴阳之旅，堪为不谢的芳菲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金梅，1936年生，上海市浦东人。
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毕业后短期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
1961年起从事文学刊物编辑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曾任《新港》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、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，编审。
已出版《文海求珠集》、《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》、《短篇小说的文体与写作》、《创作通信：文学奥秘的探寻》、《理想的艺术境界——傅雷论艺阅读札记》、《傅雷传》、《弘一法师传》等著作十余种。
关于孙犁研究的著作有：《孙犁的小说艺术》、《孙犁的现实主义艺术论》、《孙犁的创作景观与风格因素》等。
另有文学评论、散文、随笔近百篇。
曾多次获得天津市鲁迅文艺奖和社科优秀成果奖。
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<<寂寞中的愉悦>>

书籍目录

序小引一 书缘之始：启蒙时期的阅读1．来自历史悠久的穷乡僻壤2．民间艺术的感染3．第一次借读《红楼梦》4．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二 多方修业：追求探索时期的阅读1．在古城的六年苦读2．初试笔锋3．苦闷迷茫中的精神支柱三 学以致用：战争时期的阅读与写作1．用知识投入抗战的行列2．编辑生涯的开始3．参加抗战给了他一个文学上的机会4．“野味读书”四 广事购求：想当藏书家的愿望1．阅读兴趣的转移2．沉潜于古籍的搜求之中3．多方涉猎五 装书遣怀：非常时期悲愤之情的独特表现1．“书之遇，亦如人之遇”2．“能安身心。
其唯书乎!”3．“渐露生机”之迹象六 别样阅读：扶持新人新作的园丁1．为他人作嫁衣裳2．以培养作者为本的编辑理念3．“再去寻找新的青年作者”七 直面文坛：关注新时期文学走向的阅读1．热情赞扬与推介新人新作2．坚守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3．维护文学的纯正性八 温故知新：艺术和人生体悟的升华1．远近之间的文学与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2．作家的生长和发展规律3．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来自何处九 取法乎上：高标准的阅读方式1．耄耋之年“故习”未改2．“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”3．高屋建瓴式的阅读4．作家要有自己的师承系统附录：如何阅读孙犁的晚年

章节摘录

2.民间艺术的感染　　现在回到孙犁与书的关系上来。
孙犁与书的关系，开始于听人讲说评书（也叫平话）《三侠五义》和人鼓书《呼家将》等故事。
幼年听说书时的情形，在他的义章《童年漫忆·听说书》中，有过具体的描述。
孙犁家所在的那条街上，有好几户人家，是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的。
这些外出的人，春节也不回家，因为那时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。
他们大多在春秋农忙时回来，为的是帮助家中收割和播种。
其中有一个孙犁叫他德胜大伯的，当时有四十上下的年纪，他能说书。
遇上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，人们在吃过晚饭之后，就会聚集到碾盘旁边纳凉休闲。
一家大梢门两旁，有两个柳木门墩，德胜大伯常常被大家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，给大家讲说《三侠五义》等故事。
而另一个门墩，照例是留给年纪大、辈分高的人坐的，轮不到年青人和年幼如孙犁似的小孩子们去占领的。
在孙犁的印象中，德胜大伯的评书，讲得很好，像专业艺人一样，不只故事记得很清楚完整，说得也很熟练。
他是做小生意的，不会有时间，也舍不得专门花钱到娱乐场所去拜师学艺。
按照孙犁的推想，德胜大伯的评书可能是这样学来的：他长年住在小旅馆里，同住的，干什么的人都有，夜晚没事，也许会请能说书的人，免费说上一两段，为远离家乡、长年在外的人消愁解闷。
日子长了，德胜大伯也就记住了全书的人物、故事情节和各个细节，也学会了讲说的技艺。
在《童年漫忆。
听说书》中，孙犁还生动地记述了他幼年时，听专业或半专业半业余的民间艺人说书的情形。
较为常见的是，麦秋过后，这些艺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以车后架做鼓架。
他们大多在街头说唱快书，只用鼓板，不用弦子。
只说小段，不说整本。
有的自己专事说书，说完之后，由热心的经管人，代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，作为报酬。
有的兼做小买卖，在说唱中间，则由经管人代他们在人群中，主要是在妇女中，为他们兜售一些针头线脑等小物件。
等售完了预先准备的那些东西，他们就骑着车子赶往别的村子，说唱卖货去了。
最令孙犁难忘的，是在一年秋后，村里来了推着一车羊毛的兄弟三人，以说书招徕顾客，做擀毡条的生意。
第一个晚上，就在街头说了起来。
老大弹弦，老二说《呼家将》。
村中的一些老书迷们，对兄弟俩的说唱技艺，赞赏不已，说是真正的西河人鼓，言调韵味纯正极了。
既然能有这样的艺术享受，书迷们便自告奋勇地去各家各户做动员，为他们招揽生意。
就这样，兄弟三人在村子里连续说唱了三四个月。
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村里要擀毡条的，都已经擀完了。
但直到这时，书中呼延庆的擂，硬是没有打成。
孙犁绘声绘色地写道：“每天晚上预告，明天就可以打擂了，第二天晚上，书中又出了岔子，还是打不成。
人们盼呀，盼呀，大人孩子都在盼。
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，也差不多都擀了。
几个老书迷，还在四处动员：‘擀一条吧，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！
再说，你不擀毡条，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！
’直到腊月二十老几，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，才结束了《呼家将》。
”孙犁风趣地说：“他们这部长篇，如果整理出版，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。
”　　在旧中国，像孙犁家乡那样的农村，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，与书有关的文化就更少了。

要说与书有些关系的，除了说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说唱大鼓书《呼家将》等一类活动，就是“吊挂”了。
所谓“吊挂”，是一种用彩色绘制在粉底白布上的连环画，有人物，有山水车马，有故事情节。
故事多取自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五代残唐》、《杨家将》等通俗小说。
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，形式则和年画上的连环画一样。
每幅一尺多宽，二尺多长，下面作牙旗状。
每四幅为一组，用绳子串挂排列于长街。
看了“吊挂”上的连环画，可以增长一些历史文化知识。
只是“吊挂”只在春节期间挂出，平常收藏在家庙里面，不能随便拿出来观赏。
还有，能阅读《三国演义》等古书的人，才能看懂“吊挂”上的故事。
如此看来，孙犁也是在上了小学之后，才仔细地看过与书籍内容相关的“吊挂”吧。
3.第一次借读《红楼梦》　　1919年，孙犁6岁时进入本村小学读书。
农村小学校的设备是很简陋的，不过是借。
家闲院，两间泥房做教室。
实行的又是复式教学，一个先生要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个班学生。
孙犁除了上小学，冬季时，还要上夜学。
父亲为他买了一盏煤油灯。
孙犁后来回忆说：“放学路上，提灯甚乐。
”（《自编纪年》）孙犁家每年请先生两次。
席间，他叔叔总是嘱咐老师，不要打他的侄子，因为他有病。
有病，就是指前面提到过的孙犁患有惊风疾。
他这种病，直到7岁以后，每年清明节这一天，由他叔叔带着，到三十里外的伍仁桥一户人家，用针刺手腕，连续三年，才治愈。
孙犁上的是国民小学，学的是新学制的课本，不再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和文言了。
但当时在农村中所接触的，例如政府文告、春节门联、婚丧应酬等文字，还都是文言，很少白话文。
就是说，在“五四”以后，在一定的场合，还需要学会应用文言文。
孙犁接触的第一篇古文，是他家的私乘。
他的父亲，在经营了多年商业、家境有所好转以后，决心要为祖父立块碑。
他请一位进士写了一篇碑文，并把这篇碑文交给小学的先生，要他教会孙犁阅读，以准备在立碑仪式上，叫他在碑前朗诵。
孙犁父亲把这件事看得很重。
在他心目中，这“不只有光宗耀祖的虔诚，还有教子成材的希望”。
70多年后，孙犁在《与友人论学习古文》一文中回忆彼时彼地的情景时说：“我记得先生每天在课后教我念，完全是生吞活剥，我也背得很熟，在我们家庭的那次大典上，据反映我读得还不错。
那时我只有十岁，这篇碑文的内容，已经完全不记得……但是，那些之乎者也，那些抑扬顿挫，那些起承转合，那些空洞的颂扬之词，好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”　　孙犁从识字开始，就有逛书摊的喜好。
他晚年梦境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景象是：“在小镇的长街上，有很多卖农具的，卖吃食的，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。
或者，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，有几本书，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。
”在《书的梦》中孙犁说：“这是因为，在童年时代，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，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。
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、唱本。
”有时，在戏台附近的地摊上，还会遇到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小传。
对于这类书，孙犁是没有什么兴趣的。
其中也有对他最具诱惑力的书，像小说《封神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，但买这样一本即便是最普及的本子，也要花一两天的饭食之需。

而孙犁当时的家境，虽已富裕了一些，也还是不能轻易购买的。
那时他上学的课本，有的还是他母亲求人抄写的呢。
　　在孙犁幼年的那个时代，在他的家乡东辽城村，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，能读书的农民也很少。
他们不愿意，也没有条件去买去读那些“ 闲书 ”。
在村子里，存有几本书的，是东、西头刘姓人家。
他先是向西头刘家借了一部《封神演义》，读完了，又向东头刘家借了一部《金玉缘》，也就是《红楼梦》。
　　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，三个因生活所迫在少年时就下了关东，只有老大留下来，娶了一房童养媳，算是成了一个家。
老二老三最终没能回来。
老四叫四喜，论乡亲辈，孙犁叫他四喜叔。
四喜叔高高的个子，穿着黑布长衫，走起路来有些“ 蛇摇担晃 ”。
这种走路姿势，常常成为大人们告诫孩子的教材，说是像四喜那种没有根柢的走法，将来是吃不上饭的。
但孙犁对四喜叔的印象很好，曾这样描写过他：四喜叔性格开朗，行为洒脱。
他从东头到西头，扬长地走在大街上，说句笑话，往往惹得那些嫂子辈的人，骂他“ 贼兔子 ”，他就越发高兴起来。
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。
有时坐在他家旷荡的院子里，拉着板胡，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，孩子们听起来很是入迷。
四喜叔知道年近10岁的孙犁爱看书，就把一部《金玉缘》借给了他。
　　四喜叔的刀功非凡。
每逢集市，用他那把锋利明快的切肉刀，帮人家卖肉。
孙犁见过四喜叔彼时彼地的神采，令他赞叹不已：四喜叔站在卖肉的车子旁边，那把刀，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，那煮熟的牛肉、马肉或驴肉，切出来是那样地薄，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，飞起来，并有规律地落在又厚又大的圆形肉案子的边缘。
这样，他给顾客们装进烧饼的时候，既出色，又非常方便。
他是远近闻名的“ 飞刀刘四 ”。
他在工作的当儿，那高大的身材，在顾客的层层包围下，顾盼自若，意气洋洋，虽说是英雄落魄，但暂时有了用武之地，“ 飞刀刘四 ”不乏庖丁解牛般的神色气度，确实令人向往。
所以孙犁说，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像“ 飞刀刘四 ”，在那样一种工作状态中存在，“ 岂不是很有意义，也很光荣？
”但“ 飞刀刘四 ”的结局是很令人痛惜的。
一次，他在帮人卖肉之后，喝醉了酒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用刀逼着一个相识的人把自行车给他，不然，说要砍了人家。
那人留下车子后去报了案。
县长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他抓去就枪毙了。
孙犁对第一个借给他《红楼梦》的四喜叔，始终不能忘怀，对他的人生悲剧，充满了沉痛之感。
当他在息影二十多年后复出文坛时，在最初写作的几篇散文中，《童年漫忆。
第一个借给我的人》写的就是以上所介绍的内容。
在文章末了，他由四喜叔借给他《红楼梦》，引出了对书与人生命运关系的思考：“ 他那部《金玉缘》，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。
看起来，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，而不是书。
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，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。
”　　读书总是和写字或者写文章连在一起的。
在孙犁的幼年时代，写字还得用毛笔，用毛笔就得用砚台，或者用墨盒。
用墨盒，里面最好铺上一层丝绵。
要有丝绵，就得养蚕。

不少孩子是喜欢养蚕的。
但孙犁家乡桑树很少，只是在两家田地中间，有时种上一棵野桑，叫做桑坡，作为地界。
尽管这种野桑很难生长，因为它的根，往往被犁铧铲断。
但只要它不死，到了春天，就会发出一些铜钱大小的桑叶。
这些桑叶，成了孩子们争夺的对象。
桑坡上的枝条剥光了，只好用榆叶去喂蚕。
但蚕不爱吃榆叶，能活下来的，到末了，也只能有气无力地吐出一点点丝来。
和孙犁一起养蚕的，是一个和他很合得来的远房妹妹。
他俩养的蚕，都只能吐出一点薄薄的丝绵。
堂妹答应他，她的蚕吐的丝绵，也铺在他的墨盒里。
堂妹不读书不识字，但她知道，墨多一些，可以多写字，而写好了字，写好了文章，就会有锦绣前程。
孙犁在《蚕桑之事》中说，他们的丝绵总装不满盒，而他在12岁时，就离开了家乡。

编辑推荐

有温情的发现，有入骨的诠释，有真实的描摹，让人或会心一笑，或掩卷长思，或感慨万分，五味盒倾矣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